



绍兴鲁迅研究

专刊

绍兴市鲁迅研究学会编

鲁迅先生的伟大著作
警策我们追求真理

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

鼓舞我们斗争斗争

周巍峙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

文化部周巍峙副部长在省文化厅钱法成副厅长、市文化局顾颂恩副局长陪同下，于1987年4月22日莅绍参观鲁迅纪念馆，并应邀题词。

横眉冷對千夫指
俯首甘為孺子牛
魯迅紀念館題
于家駒
一九八七年五一勞動節

一九八七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全国政协常委、民盟中央副主席、广州大学名誉校长、经济学家于家驹教授参观鲁迅纪念馆时挥毫题词。

願一輩學生當此
學 生 而 免 憾
梅 益 一九八七年

1987年8月15日，梅益同志首次访问鲁迅故乡，并为鲁迅纪念馆题词。

餘生惟可背
十載足師尊
承舊你詞句
以為紀念
鈕聲文
八九年

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1987年9月蒞绍时题词。

目

录

· 名人题字录 (1) ·

- 周巍峙同志的题字
千家驹同志的题字
梅益同志的题字
钟散文同志的题字

· 鲁迅研究论文摘要 ·

- 让鲁迅精神代代相传 萧军 (1)
鲁迅与群众文化 周芾棠 (4)
鲁迅在广州时期的红学观 陈元胜 (7)
作家人格色彩的深厚表现 陈越 (10)
鲁迅与尼采 王金苗 (13)
大禹和鲁迅 丁兵康 (16)
鲁迅小说中的童少年形象初探 孙爱保 (21)
鲁迅与青年交往觅踪 兰柏岳 (25)
鲁迅谈科普 王英士 (28)

· 纪念蔡元培诞生120周年 ·

- 鲁迅和蔡元培 裴士雄 (32)
绍兴鲁迅纪念馆举办馆藏蔡元培文物资料展

- 览 稿 山 (36)
蔡元培故居修复开放 声 行 (38)

· 鲁迅与中国现代作家 ·

- 鲁迅致胡今虚信笺六封简述 (下) 谢德锐 (39)
琐忆鲁迅先生与孙伏园的几件往事 赖述初 (47)
鲁迅与许杰 蒋荷贞 (53)
谈谈丰子恺与鲁迅 陈 星 (57)
王捷三与鲁迅 段国超 (60)

· 鲁迅研究资料选刊 ·

- 鲁迅应许寿裳请代作的五言诗 沈家骏 (65)
章克标谈鲁迅 徐甯青 (69)
漫谈绍兴目连戏 (下) 徐斯年 (75)

· 鲁迅作品教学研究 ·

- 《故乡》中的对比手法 陈 党 (87)
关于《祝福》中的短工 郑祖杰 (91)
两篇《纪念》，内涵有别 赵康龄 (93)
谈《雪》的语言美 方钦培 (97)
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断想 叶焕庆 (99)
鲁迅小说《药》讲解词 杨光法 (104)

· 百草园文艺 ·

- 游少年鲁迅月夜看社戏的地方——包殿 周关英 (107)
鲁迅少年传说故事两则 阮先羽 (109)
您也该回来看看了 (诗) 陈也东 (109)

· 鲁迅研究动态 ·

- 绍兴鲁迅纪念馆去年接待观众三十五万人 朱 恒 (112)
乔石同志参观鲁迅故居 晚 瑞 (114)
绍兴鲁迅故居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刘 雄 (114)
周建人家属向绍兴师专赠送藏书 钱 铢 (114)
一批外国来宾瞻仰鲁迅故居 邵鲁智 (115)
上海河南作家代表团访绍 求 求 (116)
谢晋、白先勇连袂访问鲁迅故乡 裴 裴 (117)
裘沙同志来绍座谈 (117)
陕西省鲁迅研究活跃富有成果 (118)
沈文强副教授向绍兴师专赠送鲁迅石膏像 (118)
绍兴师专鲁迅研究社积极开展研究活动 金 苗 (119)
辽宁师范大学学生鲁迅研究学会出版论文集 刘惠汉 (120)
《鲁迅的少年时代》被推荐为全国优秀读物 (120)
《绍兴鲁迅纪念馆》一书出版 晚 瑞 (121)
《上海鲁迅研究》正式出版 凌月麟 (121)
曹靖华同志逝世 声 声 (122)

· 访问记及书评 ·

- 千里迢迢还心愿(记内山完造访鲁迅故乡) 章 贵 (123)
在绍兴,我拜访了俞芳先生 方伯荣 (126)
鲁迅最早的小说是哪一篇? 傅建祥 (130)
质疑·商榷·正误 祝肖因 (132)
献身于中日友好的先行者(书评) 武德运 (136)

· 其他 ·

浙东“堕民”考（上）（译文）

- [日本]木山英雄（140）
绍兴鲁迅研究学会第六批会员名单.....（122）
鲁迅（木刻）.....张鑒作（封二）
三味书屋（国画）.....寿崇德作（封三）
封面设计.....李敬仕作

本

刊

启

事

1988年1月25日，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正式批准《绍兴鲁迅研究专刊》出版。本刊为不定期内部刊物，供学术交流用，1988年出版两期（即总第7—8期）。《专刊》辟有鲁迅研究专家名人题字录、鲁迅研究论文选摘、鲁迅与中外作家、鲁迅作品教学研究、鲁迅研究资料选刊、各地鲁迅研究动态、争鸣园地、鲁研书评、研究者动态、访问记、美术作品、译文等栏目。《专刊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开放，突出思想性、知识性、学术性、资料性、地方性，为学习、宣传、研究鲁迅提供必要的材料，欢迎大中专院校、科研单位及电大、职大、函授大学、文科师生、纪念馆（室）、研究单位、图书馆、资料室预订。订阅地点：绍兴师专鲁迅研究室。每期订价：连同邮资及挂号费在内2元。1988年两期共收4元。我校银行信汇帐号为绍兴市支行解南办事处10—88021（一般可邮汇）。汇款时务请注明“订购绍兴鲁迅研究专刊”字样。

让鲁迅精神代代相传

——在绍兴市青年鲁迅研究学术 讨论会上的讲话

萧军

我是第一次到绍兴来。我是个东北佬，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我们的东北，我是首当其冲的。那时，我在沈阳军队里当个下级小军官。后来我也曾经想要组织义勇军，但失败了。以后，用了个笔名卖起文章来了。我这个作家是挤来挤去挤来的，并不该当作家；可是挤到现在了，那我只好当作家了。我作为文艺作家，三十年代的人物，我今年虽然是七十九岁了，但是我仍然称我是“鲁门的小弟子”。今天讲几句话，表达表达我的意见。

绍兴自古以来，所谓是复仇雪耻之乡，不是藏垢纳污之地。我这次参观了禹陵、秋瑾故居、王羲之兰亭三个地方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我就思想上思索，为什么在浙江绍兴这个地方产生这么多伟大人物？这些伟大人物，不仅仅是影响浙江绍兴这个地方，而且他们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，是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人物。

拿我们东北来讲，我是生在东北辽宁义县这个地方，所谓“穷山恶水”“骄兵”的地方，我就是那里的一个骄兵。我18岁当了兵，挤来挤去挤出了一个作家，我这个作家产生是偶然的，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略，我不会成为作家，顶多当个军官或是当个土匪，没有别的出路。我实在是这样的，我所受的教育很不完全，到高小二年级我就被开除了，当然是我不好，我不是说其他人不好。在军队里头，我那时是东北讲武堂张学良的学生，在第九师当小兵。他走了，我也被排除了。当然还是我不好，我只能说我不好。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学者，作为一个教授，三种东西结合在一起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有的人只知道他是思想家，有的人只知道他是学者，有的人只知道他是教授。当然，这三者结合很难，但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，难的是怎样全面地来估价鲁迅先生的一生，我是这样看的。另外，在他文章里头有这样一句话，我肩着历史黑暗的闸门，让青年们过去。到哪里去？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，这是鲁迅先生一生的精神。你知道他临终以前，他的身体怎样呢？他的病很多，有胃病，有肺病，有肋膜炎，有痔疮，有各种各样的病。他一生完全靠精神战斗着。和谁战斗？和中国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战斗。我就是靠鲁迅先生肩着黑暗的闸门放到光明地方去的青年之一。所以，鲁迅先生的一生是为了祖国的独立、民族的解放，为了人民的翻身，为了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、人压迫人的制度而战斗了一生的。我这个小弟子，之所以与鲁迅结合，不是说我看中了他当过18年的教授，也不说他看中我这个青年如何好的问题，而是有结合的共同思想，即所谓“共心不离，无心不成”。“无心不成”是团结不好的。共心就是我们要求得

中国的独立。我们那时候虽然已是中华民国；可是后面有好些帝国主义在操持，许多人心散了，口头上说得好听，却不协力于民族解放。这样，日本不断侵略了中国的内地，人民怎能自由翻身呢？那时候，当权者有财有势的又是谁呢？是大地主，大资产阶级。买办资产阶级真是个大坏蛋，因此他们也遭到人民的反对。我们最后追求的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、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，所以，我们结合在一起了。这个好日子，鲁迅先生虽然没有赶上；但这愿望后来是实现的，今天我也已经赶上了。你看日本鬼子投降了，敌人打败了，那些坏蛋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排队死去的，他们是怀抱着一个卑鄙的灵魂死去了。

我认为，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，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，是打不倒的，也是骂不垮的，也诅咒不死的，也压不垮的，也隐瞒不了的。当然，今天也还有些人在那里偷偷摸摸反对鲁迅先生，他尽管反对好了。他可以反对太阳， he 可以说我不是太阳光下长大的，那完全是他的自由。但鲁迅完全是鲁迅，鲁迅是光芒万代的。我祝愿你们学术讨论会成功，让鲁迅精神代代相传。我今天要讲的话就完了。

（1986年10月16日上午于绍兴鲁迅纪念馆。根据记录整理）



(鲁迅与群众文化)

周蒂棠

·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，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群众文化事业的奠基人。他对群众文化学的创立与建树，对群众文化工作的开拓与支持，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；同时，他还从群众文化中吸取养料和精华，从而产生了震撼世界的文艺杰作。

我们知道，1912年2月，鲁迅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“殷勤延揽”，赴教育部任部员职。4月，教育部迁北京。同年8月21日，他被教育部任命为佥事；26日，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，负责文物、图书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、戏曲和民俗诸事。他这个佥事、科长，从1912年做起，一直到1925年止，共做了13年光景。1913年2月，鲁迅发表了到北京后的第一篇论文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》（载《教育部编纂处月刊》第一卷第1期）。鲁迅文中的“美术”一词，与现在的用法有所不同。当时“美术”一词，系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音乐、戏剧、文物、民俗和民间文学的总称，相当于现今的“艺术”一词。故鲁迅在“美术”一词的后面，还用了两个英文名词：“Art or fine art”，即指艺术或绘画雕塑艺术。鲁迅的这篇论著，是迄今所见到

的我国涉及现代群众文化学的最早的文字。

鲁迅不仅从理论上为现代群众文化摇旗呐喊，而且还身体力行，为群众文化工作作出了光辉的业绩。鲁迅于1912年5月到北京后不久，就参加了教育部主办的夏期讲习会讲演。他主讲艺术，题为《美术略论》。1913年10月，鲁迅在北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大众化的图书馆——通俗图书馆。在通俗图书馆内，他不仅注重成人的图书阅览，而且还破天荒地开设了一个儿童阅览室，以供广大少年儿童自由地进行阅读书报，并在馆内附设了一座儿童体育场，场里有铁杠、积木、跳绳、秋千等等，吸引着孩子们去玩耍。这在当时实在是令人瞩目的创举。1914年上半年，鲁迅还千方百计张罗，在教育部大礼堂及其附近的几所房子里，举办了我国第一次儿童绘画、工艺美术展览会，搜集全国68所小学学生的优秀绘画和书法作品，以及编织、刺绣、玩具等工艺美术品进行展出。规模是相当大的，大礼堂里的陈列也很奇特，展品用课桌摆布成一个“衙”字，致使观众如入迷魂阵，转来转去，欣赏赞叹不已。儿童艺术展览会结束，鲁迅还为之编写出版了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》，并与画家陈师曾等挑选了其中最佳的展品，出国赴巴拿马参加万国博览会展出，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儿童争得了荣誉。此次也是我国第一次出国儿童艺术展览。1918年2月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征集歌谣，1920年北大成立了歌谣研究会，并出版了《歌谣》周刊。1923年，北大又成立风俗调查会，调查民间风俗，征集民间文学等民俗资料。鲁迅积极支持了此项群众文化工作。他于1922年为《歌谣》周刊纪念北大25周年校庆增刊设计了封面；1925年他又写信给《歌谣》周刊，讨论古

代歌谣《击筑遗音》的不同记载。不仅如此，早在1914年初，鲁迅就曾亲自搜集“羊，羊，羊，跳花墙。花墙破，驴推磨，猪挑柴，狗弄火，小猫儿上炕捏饽饽。”“风来了，雨来了，和尚背了鼓来了。哪里藏？庙里藏，一藏藏了个小儿郎。儿郎儿郎你看家，锅台后头有一个大西瓜。”等适合于儿童唱的儿歌六首，用以支持别人对民俗文学的研究，同时作为献给孩子们的礼物。鲁迅也一直重视搜集民间资料，如春牛图、年画、笑本、佛经、方言、谚语、唱本等等，都是他所关心的。1915年1月，鲁迅就曾捐资刻印了《百喻经》二卷，并为之写了《校后记》。《百喻经》全名《百句譬喻经》，系一部佛教寓言集，为古印度僧伽斯那著，南朝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。1915年2月，鲁迅又在绍兴木刻印了早期辑录的古代逸书集——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，共八种。前四种记载古代会稽的人物事迹，后四种记载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和名胜传说。到了晚年，鲁迅还和郑振铎辑印了濒于灭绝命运的北京民间木刻《北平笺谱》。

鲁迅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民间民俗文化的熏陶。早在童年的時候，他就亲手描摹过民间的艺术作品。以后他还曾亲画“无常”，上题“哪怕你，铜墙铁壁！”作为《朝花夕拾》散文集的插图。鲁迅从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的民间宝库中，大量吸取养料和精华，用于文艺创作，这从他的小说、散文和杂文中，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。譬如民间故事，主要通过故事思想内容的逻辑发展来刻画人物形象和突出主题。它情节紧凑，结构单纯，多数采用白描手法，语言也精炼、形象。鲁迅的作品就保持和发扬了这些传统的优点。而且他的不少小说和散文，还直接写了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

动的场面。如鲁迅的散文《五猖会》，就曾生动地记述了江南迎神赛会的有趣情景。再如鲁迅在《呐喊·社戏》中所写的活龙活现的江南农村中祭祀社（土地庙）神演戏的场景，如果他没有亲身的体味，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所以有人说，《社戏》是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，记述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瑰宝。这话真的一点不假。至于鲁迅的历史小说《故事新编》，则是连素材都是来自古代的神话、传说、寓言等民间文学遗产，并在此基础上，鲁迅又创造性地构想了许多“借题发挥”的情节，以此来揭露和鞭挞反动统治者，讴歌和赞美新生事物，为新文化标新立异、开拓前进。

鲁迅在广州时期的红学观

陈元胜

鲁迅的红学观，是鲁迅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说鲁迅在厦门与广州的一九二七年前后，是鲁迅思想转变（当然包括文艺思想方面的发展）关键时期，那么，研究此一时期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的评论，就更有其重要意义了。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，鲁迅在离开厦门来广州的前夕，为《红楼梦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本《绛洞花主》撰写了序文。这就是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。《小引》言简意赅，如果配上《绛洞花主》原剧本，就更能清楚地探明鲁迅的“红学”观点。鲁迅为《绛洞花主》撰写《小引》的

前几年，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四篇谈《红楼梦》说：“盖叙述皆存本真，闻见悉所亲历，正因写实，转成新鲜。而世人忽略此言，每欲别求深义，揣测之说，久而遂多。……《石头记》实其自叙也。”因此，他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也说：“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，推測之说也很多。…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，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。”然而，就在撰写《小引》的同一年，鲁迅在广州写的“夜记之一”《怎么写》一文，谈及“自叙传”时已指出“事实”与文学作品“真实性”之间的关系。他说：“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，或以自己推測别人的东西，便不至于感到幻灭，即使有时不合事实，然而还是真实。”又说：“只求没有破绽，那就以看新闻纪事为宜，对于文艺，活该幻灭，而其幻灭也不足惜，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，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，而不满于《红楼梦》者相同。”显然，鲁迅此时对《红楼梦》“自叙传”的看法，已经跟几年前讲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时不尽相同了。他在《怎么写》一文中还幽默地说：“我宁看《红楼梦》，却不愿看新出的《林黛玉日记》，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。”到了一九三六年，鲁迅在上海写《〈出关〉的“关”》一文，更明确地阐述了“模特儿”与“自叙传”的关系。他说：“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，如果作者手腕高妙，作品久传的话，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，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。”鲁迅举了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曹雪芹自己为例，并说“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”，这才把曹雪芹“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”。由此可见，从相信《红楼